

黄易◎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覆雨翻云

叁

黄易精品



黄易◎著

叁

覆而翻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覆雨翻云.叁 / 黄易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927-6

I. 覆...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164号

覆雨翻云 叁

黄易 著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组稿: 周 琼

责任编辑: 崔 洋

钱 勇

特约编辑: 王光成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1/16 680×980
印张	20.25
字数	400千字
版次	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5927-6
定价	28.00元

序

从《破碎虚空》到《封神记》，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真的是一言难尽。在《破碎虚空》前，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生活平凡单调，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无可救药。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

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武侠小说陷入低潮，我遂移情科幻作品，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破碎虚空》，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只是掉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一天，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另一边是繁华的城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

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不由想起旧事。今次的结集，全赖上海英特硕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谢谢！

黄 易

2009.2.18





目录

第一章	鬼谷真传	001	第十章	浪子多情	160
第二章	郎情妾意	019	第十一章	道魔决战	190
第三章	邪异高手	032	第十二章	赌卿陪客	206
第四章	最后一天	042	第十三章	一着之差	222
第五章	无双之战	065	第十四章	妖女心功	241
第六章	仙心凡念	083	第十五章	胜负难分	259
第七章	狼心狗肺	103	第十六章	探囊取物	274
第八章	英雄救美	123	第十七章	花街之战	286
第九章	杀人灭口	138	第十八章	影子太监	302



第一章 鬼谷真传

韩柏回到房内时，范良极正蹲在椅上，望着棋盘上自己被杀得七零八落的棋子皱眉苦思，喃喃道：“其实我的棋艺并不比棋圣陈差，只是在定石和收官子这一头一尾上比不上他。唉！我第一盘仅以五子见负，但打后都以大比数落败，若我不能恢复棋盘上的信心，怕他让我两子也能胜过我了。”

韩柏对围棋一窍不通，那天逼自己看陈范两人下了半局棋，才稍有眉目。他天性厌倦争斗厮杀，对棋道争锋更丝毫不感兴趣，顾左右而言他道：“柔柔哪里去了？”

范良极和颜悦色道：“朝霞唤了她去，好像到膳房帮忙弄饭。嘿！小子真有你的，朝霞的眉梢眼角开始露出生气和风情，你是不是碰过她了？”

韩柏傲然道：“什么？你当我是急色鬼么？现在我先要取得她的芳心，至于她的身体嘛，他日待我明媒正娶，才……嘿……你明白啦！”

范良极见他为人居然如此有原则，肃然起敬道：“有始有终，小子，确有你的。告诉我，你使了什么手段，竟然弄得这小妮子对我也尊敬起来，还说要向我请教。哪天你弄了她上手，记得要她做我的妹子。哈！真妙！竟然多了两个乖妹子。”

韩柏一听吓了一跳，知道朝霞的请教其实是要范良极替她看相，硬着

头皮道：“我刚才告诉她你是鬼谷子的第一百零八代传人，看相之术天下无双，若她要你给她算命，最要紧应酬几句，免得拆穿了我的谎言，破坏了我形象。”

范良极色变道：“什么？那我的形象怎么办？改天她知道我这大哥曾骗过她，还会尊敬我吗？何况我看相就像你的棋艺，一上场就会给拆穿了。”

韩柏“啐啐”连声哂道：“谁让你真的去看相？只需将过去两年你偷看、偷听回来的东西，拿几件有把握的说出来，保准朝霞更佩服尊敬你。”

范良极想想也是道理，心情转佳，跳了起来，到了韩柏身前，两手轻按他肩上，夸张地由不同角度审视韩柏的脸。

韩柏愕然道：“你在看什么？”

范良极怪笑道：“让我这鬼谷子第一百零八代传人看看你的相，看看你为何能如此艳福齐天，将所有美女大小通吃。”

韩柏伸手推开他道：“我有一个重要消息告诉你，有没有兴趣听听？”

范良极道：“有屁快放，不要憋在里面，弄得你说出来的话也带着臭气。”

韩柏对他的粗言鄙语早习以为常，当下把陈令方认定朝霞脚头不好的事，说了出来。范良极一听之下勃然大怒，骂了足有小半炷香的时间，才泄了点儿火气，叹道：“陈老鬼这人本不太差，只是迷信了点儿。唉！不过也便宜了你这小子。我们只要针对这点下工夫，可能你和朝霞不用私奔，就可把事情解决。”顿了顿又皱眉道：“不过可要快一点儿。我看陈令方对朝霞的态度好多了，若他因妻妾离去，一时耐不住寂寞再和朝霞修好，可能什么好脚头、坏脚头全忘掉了，再舍不得把朝霞送人，那就糟透了。”

韩柏倒没有他想得那么周详，脑海中登时浮现出朝霞被陈令方搂在床上行云布雨的情状，大感不舒服。

范良极看了他两眼，道：“算你这小子有些良心。来，让我告诉你一件保证让你喜翻了心的事，就是你的诗姐对你挺有意思呢！”

韩柏早猜到三分，闻言心中升起甜丝丝的感觉，却故作不快道：“不要乱说！诗姐爱的是浪大侠，我怎比得上浪大侠？”

范良极不理他，径自摇头摆脑，大赞道：“浪翻云是这世上唯一让我在各方面都心悦诚服的人，不像你这小子，只有一项优点，就是够傻，所

以傻有傻福。”

韩柏抗议道：“不要整天说违心之言。你最清楚我有数都数不尽的优点，全托了我的福荫，改变了你孤独怪僻的痛苦人生。看！现在多么好玩，上京后更精彩哩！”

范良极给他说得哑口无言，唯有道：“唉！肚子真不争气，又饿了。让我到下面看看饭局预备好了没有，或者先到膳房偷些东西祭祭五脏庙。”

范良极这类高手，等闲十天八天不进半粒米，都不会饥饿的，韩柏知他在胡诌，故意吊他瘾子，一手抓着他瘦削的肩头道：“我也想知道浪大俠怎样伟大，好让我尊敬他时多点儿理由。”

范良极斜睨他一眼，“嘿嘿”怪笑道：“恐怕你是想多知道点儿窍要，教你可以好好挑逗你的诗姐吧！我的伟大淫棍。”

韩柏的厚脸皮也挂不住了，怒道：“不说便不说罢，难道我要求你？不过我也不会告诉你朝霞和我说过什么亲热话儿，以后也不会。”

范良极对朝霞是出自真心的关怀和爱惜，闻言立即投降道：“小柏儿何须那么认真，请听我详细道来。”

韩柏忍着笑，紧绷着脸道：“有屁快放！”

范良极丝毫不以为忤，“嘻嘻”一笑道：“专使大人请入座，本侍卫长有事禀上。”

两人分别在窗旁的椅子上坐下，范良极跷起二郎腿，取出盗命杆，吞云吐雾起来，好一会儿没有做声。岸旁远处万家灯火，一片入黑后的安静和宁谧。

范良极不知想到什么，摇首叹道：“浪翻云你真行。”

韩柏心痒难熬，明知死老鬼在吊他胃口，可是想起就快要下去吃饭了，忍不住道：“你究竟说还是不说？”一副变脸拉倒的架势。

范良极望着袅袅升起的烟圈，道：“你的诗姐不知为了什么伤心事，经脉郁结，再受鬼王丹毒气所侵，本是大罗金仙亦救不了的绝症，幸好浪翻云这小子，想出妙绝天下的药方，就是以自己作药，打开了你诗姐紧闭的心扉，挑开了她的情窦，使她脱胎换骨，重现生机，再趁势逐步打通她闭塞了的经脉。”

韩柏一听下大为泄气，道：“若是如此，你以后提也不要提诗姐对我有意思这句话，我韩柏最尊敬的人便是浪翻云这小……噢！不！这大俠。”

范良极徐徐喷出一个大烟圈，微笑道：“听人说话，不要只听一半。

浪翻云

浪翻云对左诗或许有三分爱意，但兄妹之情却至少占了七成，所以发展到如今便临尴尬境地。左诗需要的是他实在的爱和承诺，是成熟男女的亲热和欢好。小子你明白吗？柔柔对你的要求，就是左诗对浪翻云的要求，或是……嘿！云清那婆娘对我的期待。”

看到范良极提到云清时那张放光的老脸，韩柏颓然道：“诗姐爱的是浪翻云，我们不如想办法玉成他们的好事吧！你和我都莫要想歪了。”

范良极摇头道：“可能是你的道行太浅，武功太低，所以不明白浪翻云已达由剑入道的境界，更惊人的是他不需像禅道高人般由宗教入手，而是自然而然到了那种境界，就像当年的令东来和传鹰，早超脱了男女的爱欲，达到有情无欲的境界。试问他怎能给左诗她想要的东西？你的诗姐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一个淫棍。”

韩柏皱眉怒道：“你再说我是淫棍，我一定和你决斗！”

范良极连声道：“大人息怒！大人息怒！待本侍卫长找到更适合形容你的词语时，始弃淫棍不用，好吗？”韩柏啼笑皆非，拿他没法子。

范良极越说兴致越高，续道：“所以浪翻云现在面对的难题就是：假若左诗发觉他对她纯是兄妹之情，甚或父女之情，必会自悲自怜，经脉再次郁结，那就什么也完了。幸好有你这淫……不……有你这情种出现，而左诗也对你甚有意思，于是浪翻云想了移花接木之计，左诗是花，你就是木。嘻！既是接花的木，不是淫棍是什么？”

韩柏刚要发作，敲门声响，忙应道：“进来！”

推门而入的是范豹，向两人道：“开饭了，有请两位大人。”

双修府。风行烈提着灯笼，与谷倩莲走在下山的路上，下方双修府灯火通明。

谷倩莲忽地停下，投进风行烈怀内，颤声道：“行烈！我很怕，你一直没有做声，我感觉不能再像往日般了解你。”

风行烈放下灯笼，用力将她抱紧，道：“傻孩子，怕什么？无论将来如何，我风行烈向天立誓，绝不会抛弃你，也舍不得抛弃你。”

谷倩莲惊喜道：“你真的不是骗我？”

风行烈感受着怀中美女火热的爱恋，心中的悲痛和无奈大减，道：“这里事了后，我带你去找一个人，说几句话后，便和你隐居山林，到拦江之战时，再出江湖，你会反对吗？”

谷倩莲羞怯地低声问道：“你是不是要去找靳冰云？”

风行烈点头道：“是的！”

谷倩莲欣喜地道：“你肯把我带在身边去见她，表示你真的肯要我。行烈！小莲很开心，只要你不会不理我，其他一切都没关系。”

风行烈重重吻在她香唇上，心中充满感激。谷倩莲的善解人意，确令他感到幸福。他取回灯笼，改为与谷倩莲手拉着手，以轻松得多的步伐，往下走去。

谷倩莲忽道：“行烈！我如果不陪你去参加晚宴，你会怪我吗？”

风行烈皱眉道：“当然会怪你！而且敌人随时会来，我不想你离开我丈二红枪的保护网片刻。”

谷倩莲眉开眼笑地道：“行烈！你真好，我全听你的话。”

风行烈顺口问道：“今晚会有什么入出席？”

谷倩莲恢复平日的活泼娇态，数着指头道：“有谭冬叔啦，他的妻子谭嫂啦。谭嫂最是好入，府内所有婢女都喜欢她。还有左右二将赵岳叔叔和陈守壶叔叔啦，他们专责府外的事务，若非情势危急，也不会回府来。”接着想了想道，“不知素香姐回来了没有。她也像我一样，是夫人收养的孤女，不过不是姓谷而是姓白，和我最要好，你定会喜欢她的。不要看素香姐平时温婉可人，调皮起来时最爱扮作丑女，发出粗豪的声音，作弄那些缠她的男人。嘻！”

风行烈道：“那位双修快婿呢？”

谷倩莲的脸色阴沉下来，道：“那小子和那婆娘当然不会不来。行烈啊！想起他们，我真想立即远走高飞，永远不回来，不想听任何有关双修府的事。”

风行烈明白她的心情。成抗看起来是个老实的好人，但和姿色不逊于其母的谷姿仙却是绝不匹配，连他此刻想起来都有点儿不舒服，更何况是对谷姿仙敬若女神的谷倩莲。

双修府主府在望。谭冬迎了上来，道：“好了！公子和小莲回来了。”

一声“小莲”响自府门处，一道纤美修长的人影掠了过来。谷倩莲凄叫一声，扑了过去，投进那女子怀里，竟哭了起来。这女子比谷倩莲要高上半个头，一双腿特别长，教人一见难忘。那女子不住劝慰，谷倩莲反倒哭得更厉害，令在旁的谭冬慌了手脚。

风行烈走到三人旁边，责道：“倩莲！不要这样。”

那女子抬起俏脸，往风行烈望过来，美目闪着亮光，道：“这位定是风公子了。”

风行烈在灯笼光下，看到这女子容貌极美，稍缺谷倩莲的娇巧俏丽，

覆霜云

却多了谷倩莲没有的爽朗英气，真是春兰秋菊，各有所长，施礼道：“这位定是倩莲提过的素香姐了。”

白素香大胆的眼光上下打量了他两眼，然后向怀中的谷倩莲道：“你再哭，我就向风公子揭发你以前的顽皮事。”

谷倩莲悲泣道：“香姐！小姐要嫁给那大个子。”

风行烈伸手抓着谷倩莲香肩，半逼半哄将她拉开后，向白素香和谭冬两人歉然道：“让我先陪小莲在外面走两步，待她好点儿后，再到里面去。”

谷倩莲一挺胸膛，停止了哭泣，傲然道：“不！让我们立即进去。”

白素香怜惜地道：“看你眼都哭肿了，怎样见人？”

谷倩莲使起小性子，道：“哭便哭，何须瞒人，我们进去！”当先带路，走进府内去。

大堂内灯火通明，才到门口，成丽底气十足的声音就传入众人耳内。在她身旁有四个人，一个是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的成抗，一个是面目祥和的中年美妇，另两人一高一矮，目光精明，年纪约在四十至五十许，气度不凡，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高手。成丽正兴奋地介绍着自己是怎样布置这大婚礼堂的，那中年美妇略微点头响应，那高矮两人只是礼貌地聆听，没有做声。

谷倩莲带头进来，嚷道：“谭嫂、赵叔、陈叔！小莲来了。”摆明不把成抗兄弟放在眼里。三人也不知是否故意，抛下了成丽两兄弟，迎了上来。

谷倩莲亲切地挽着那两名中年人，介绍给风行烈。高的那人是赵岳，矮的是陈守壶，中年美妇则是总管谭冬的妻子谭嫂。

一番客气后，谭嫂瞪了谷倩莲一眼，责道：“小莲，你的脾性真改不了，一回来便惹小姐生气。看看！刚哭过了是不是？”谷倩莲委屈地垂下头去。

谭冬把愣在一旁的成抗、成丽招呼过来，为他们引见风行烈。成丽带着警惕的目光在风行烈身上转来转去，露出不屑的神色，大摆身份，一副没有兴趣理会的模样。

成抗见风行烈英伟轩昂，一派高手风范，眼中闪过自惭形秽之色，谦卑地道：“成抗什么也不懂，风兄以后请多多指点。”

风行烈对这被排挤的青年怜意大生，正想说上几句好话，岂知成丽向成抗喝道：“成抗，你要记住，明天你就是双修府的半个主人，说话不可以没有分寸。”显是不满弟弟的屈己待人。

众人脸色都不自然起来，试问成抗怎能服众？谷倩莲冷哼一声，便要发作。风行烈摆出大丈夫的威严，淡淡看了谷倩莲一眼，吓得她立刻不敢做声，然后向成抗微笑道：“成兄相貌堂堂，一脸正气，将来必能将双修府发扬光大。成兄努力吧。”

成抗露出感激的神色，应道：“多谢风兄指点。”这弟弟在人情世故上，确远胜其姐。

成丽见风行烈赞她弟弟，立即变出另一副脸孔来，笑道：“风公子是江湖上的名人，成抗他什么也不懂，还望公子多多指点。”

这时一个小婢走向前来请他们到偏厅去，说谷姿仙正恭候他们。众人往偏厅走去。

白素香走到风行烈旁，边走边道：“风公子真有本领，只有你才能收拾我们双修府的小精灵。”说完睨了风行烈另一边垂着头走路的谷倩莲一眼。

风行烈苦笑道：“素香姐言过了。”

白素香见他像谷倩莲般唤她作素香姐，甚是欢喜，改变称呼道：“行烈不要担心，我从未见过小莲像刚才那乖样子的。”

谷倩莲何等厉害，张着小嘴笑着反击道：“我也从未见过素香姐对男人这么和颜悦色。行烈，不如你把她也娶过门来，让我们这对好姐妹永不用分离。”

谷倩莲此话一出，风行烈大感尴尬，白素香更是红霞满面，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这时到了偏厅内，双修公主谷姿仙盈盈俏立，美目含笑，欢迎他们到来。

成抗见到谷姿仙，一双大眼立时亮了起来。谷姿仙大方地站到成抗身旁，向众人微笑道：“不如我们入席再谈吧！”

众人随着谷姿仙移步到设在偏厅一角的酒席，依主次入座。谷姿仙和成抗坐在主位，刚好对着风行烈和谷倩莲。成丽有点儿不知礼貌地坐到谷姿仙身旁的座位处，白素香则有意无意间坐到风行烈的另一边，其他人随意入座。这一席是素宴，下女送上斋菜后，退了下去。偌大的偏厅只有围坐着的十个人。酒过三巡，风行烈也被敬了三次酒。风行烈礼貌地回敬谷姿仙，再举杯向成抗祝贺他明天的婚礼，成抗有点儿忸怩地举杯。众人纷纷举杯，只有谷倩莲绷着脸，并不参与，谷姿仙冷冷瞪她一眼，显是忍着没有发作。

谷倩莲对谷姿仙责备的眼色视若无睹，垂着头闷声不响。成丽眼中闪过怒意，向风行烈甜甜一笑道：“风公子！小莲是这里的丫头，一向野惯

了，你最好多多管教她，让她多懂些礼貌道理。”

众人一齐色变。这几句话既带贬义，语气又重，谷倩莲怎受得了。她霍地抬头，秀目射出锐利的光芒，正要反唇相讥，谷姿仙喝道：“小莲！”谷倩莲冷冷瞅了谷姿仙一眼，把到了嘴边的话忍着不说出来，垂下头去。

谷姿仙这次没有发怒，美目掠过一丝哀怨，瞬又消去，恢复平静道：“我们刚接到南康来的消息，胡节的水师解除了对我们水路的封锁，今早离开鄱阳，进入长江，目的地看来是洞庭湖。”

赵岳道：“黄河帮的三十艘船舰也于昨夜趁黑离开。我看怒蛟帮现在的形势危险非常。”

成丽道：“怕什么！有‘覆雨剑’浪翻云兄在，何足惧哉！”一副和浪翻云非常熟稔的模样。

陈守壶道：“成小姐有所不知了，浪翻云早离开了怒蛟岛。至于他为何离开，去向哪里，却是无人知道。”

风行烈眼光何等锐利，当成丽提到浪翻云的名字时，他注意到谷姿仙娇躯轻轻一颤，秀美的眸子闪过一阵惘然，不由心中一动，难道她和这天下第一剑手有着不寻常的感情关系？

一旁的谷倩莲低哼一声道：“无知！”这“无知”自是针对成丽而说，没有人会误会她的意思。

谷姿仙大怒道：“我若非看在风公子面上，小莲你这样没上没下，我会立刻把你逐出双修府。”

谷倩莲“哗”一声哭了出来，掩面起身便走，椅子也撞倒了。风行烈说声“对不起”，追着去了。

谷姿仙目送两人走出偏厅，凄然一笑道：“今晚的洗尘宴就这样算了罢！”

宽敞的官船舱厅里，筵开一席。马雄和方园两人都到岸上去办事，预备明晚的盛宴，剩下这班自己人围桌进膳。左诗、柔柔、朝霞三女都特别打扮了自己，看得陈令方、韩柏、范良极三人目眩神迷，滴酒未进先醉了三分。三杯过后，陈令方和范良极两人忍不住酒兴大发，在言语上亲热一番，唇枪舌剑，闹个不亦乐乎，气氛热烈起来。

左诗和柔柔两人，分坐韩柏两旁，两人隔着韩柏，轻言浅笑，看得韩柏“魔性大发”，尤其想到或能把这可人的义姐据为己有，肆意轻薄，心中那股火烧得他差点呻吟出来。正陶醉间他忽听到朝霞的声音道：“听说

范先生的相术天下无双，不知可否给朝霞看个相？”

韩柏一震，清醒过来，想不到一向羞怯的朝霞竟会在陈令方面前公开提出这个请求，回心一想，明白到朝霞正是要说给陈令方听，让外人看看她的命为何这么苦。而韩柏予她的困扰和折磨，亦使她有点不顾一切地想知道未来的命运。她苦无可苦，还怕什么？左诗和柔柔为之愕然，目光都集中到朝霞脸上。

陈令方呆了一呆，以奇怪的眼光睨了朝霞一眼，哈哈大笑道：“想不到范兄有这么多兴趣和老夫相同，老夫最喜研玩相学。”

左诗和柔柔交换了个眼神，既惊异朝霞如何会知道连她们也不知道的事，亦想到原来陈令方如此爱好这种江湖小术，难怪这么迷信。韩柏和范良极则面面相觑，暗忖这次可要出大岔子了，原来陈令方竟懂得相术，那岂非可立即拆穿范良极这一窍不通的假相师。

范良极干咳一声，借掏出盗命杆装上烟丝的动作，掩饰心中的慌张，把贼眼一眯道：“说到棋艺，我或许暂不如你；但相术嘛，你永远连我的边儿也沾不上。”

韩柏心中叹道：“你这死老鬼，话怎可说得这么满呢？”

陈令方呵呵一笑，欢喜地道：“范兄这么自信，必有惊人相技，真使老夫惊喜莫名。范兄定要指点老夫一条明路，好让我能趋吉避凶。”

范良极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鬼谷派规矩限定，每次只能看一人，看完后百日内不得看第二人。现在霞夫人先提出请求，那就恕我不能给陈兄看相了，只能赠霞夫人两句。”韩柏差点拍案叫绝，以示佩服范良极的诡变百出。

陈令方失望道：“既是如此，老夫不敢勉强。”旋又喜上眉头道：“看不可以，教总可以吧！相书说：‘观人脸，不若观其神；观其肉，不若观其骨。’这四句话我常觉得很有道理，用起来却又有无从入手之感，范兄请指教！”韩柏暗叹这回比看相更惨，范老鬼可以拿什么去教人？

范良极心中骂遍了对方的诸祖列宗，表面则从容不迫道：“这些话有啥道理？不过是江湖术士故作高深莫测的虚语，陈兄被他们骗了。”

陈令方瞠目结舌道：“什么江湖术士？这是相学经典名著《相林摘星》开首的四句话。”

范良极一不做二不休，喷出一道烟箭，吹到陈令方脸上，哂道：“什么摘星？我看什么都摘不了。”

朝霞眼露敬佩神色，心想：范神相果然与众不同，相学经典全不放在眼里，难怪自己喜爱喂雀亦瞒不过他。

覆
翻
天

陈令方有点怀疑地端详范良极道：“那就有劳范兄指点我应该哪本相书，以免摸错了路子。”

范良极懂什么相书，两眼一翻道：“那些相书有何好读？烧了还嫌要扫灰呢！”

陈令方一咬牙，转向朝霞坚决地道：“朝霞，把你的看相优先权让给为夫吧！”

朝霞娇躯一震，委屈地垂下俏脸，无奈点头，看得范韩两人义愤填膺，差点要动手揍陈令方一顿。

陈令方望着范良极，正容道：“范兄先看老夫的过去吧！”他也是厉害的老狐狸，暗忖：若你胡诌将来的事，我自是无法揭破，但若说早成了事实的过去，可立即对照，不能狡辩。一时间舱厅内静至极点。

左诗和柔柔这时都听出范良极在胡说八道，乱吹牛，不由担心起来，怕他出丑时下不了台。韩柏也后悔起来，只有朝霞一人对范良极有信心。

范良极好整以暇，吸了几口烟，蓦然喝道：“举起右手！”

陈令方一愣，举起右手，旋又迅速放下。范良极煞有介事地道：“陈兄二十八岁前苦不堪言，二十八岁后官运亨通，一帆风顺，直至四十九岁。我说的对吗？”

陈令方呆了半晌道：“范兄怎么看出来的？”二十八岁流年部位在印堂，而陈令方印堂受眉势影响，窄而不开扬，在相学上来说并不理想，所以相士都批他要三十一岁上了眉运后方可大发。范良极这几句批辞，即可见功夫远超于他以前遇过的相士了。

范良极得意道：“天机不可泄漏。除非你入我之门，否则休想套得我只言片语。”

韩柏松了一口气，暗忖：以这老鬼的灵耳，那两年内陈府上下所有人的谈话可能全都落进他耳内，对陈令方过去了解之深，或许比陈令方自己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左诗和柔柔当然也想到这点，垂下头去，苦忍着心中的笑意，憋得差点流出泪水来。

朝霞赞叹道：“范先生真是相法如神。”

范良极老怀大慰，道：“陈兄曾有三次意外，一次是八岁那年差点在一条河内淹死；第二次是三十岁那年失足跌下石阶，我看最少躺了十天；第三次是三十五岁那年，给人从右肩膀了一刀，那疤痕绝不会短过三寸。”

陈令方听得目瞪口呆，呼出一口凉气道：“范兄真是相门千古第一奇士，陈某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知范兄可否收我为徒？”

范良极笑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每代只准传一人。”

陈令方急道：“那就传我吧！”

范良极道：“你又迟了，我昨天才收了徒儿，就是他。”说完，用烟杆敲敲韩柏的大头，正容道：“还不再叫声师父我听听。”

韩柏心中大骂，表面当然做足工夫，低声下气叫道：“老师父在上，请再受小徒一叫。”

左诗和柔柔终忍不住，趁陈令方失望地呆看着范良极之际，掩嘴低笑，那种辛苦真是苦不堪言。

陈令方喘了几口气，紧张地道：“那范兄快指点老夫将来应走哪条路吧！”

范良极肃容道：“范兄眼前有一大劫难，恐怕难以渡过。”

陈令方色变道：“有没有化解之法？”

范良极叹道：“范兄现在和我共乘一船，名副其实理应同舟共济，就看在这点缘分上，我拼着泄漏天机，减寿七七四十九日，也要告诉你化解之法，使你能因祸得福，官运亨通。”

陈令方大喜道：“范兄请说！”

范良极道：“不可以！”

陈令方愕然道：“范兄不说出来，老夫怎知如何化解？”

范良极冷冷道：“陈兄！竟不知法不可传第五只耳吗？”

韩柏的心忐忑狂跳，猜到了范良极想要干什么了。

冲天而起时，谷凝清双腿提高，箍在不舍腰间，四肢八爪鱼般紧缠着不舍，正是男女交合缠绵的妙姿。双修大法源于天竺秘术，专讲男女交合之道，所以凡修此法者必须是夫妇，二人同心，才有望修成。其心法更是怪异无伦，全由女方引导主动，故而不舍直至练成大法，也不知双修心法竟要男的有情无欲，女的有欲无情，致误会重重，铸成恨事。先前谷凝清按在不舍胸前一掌，虽说只有五成功力，像不舍这级数的绝顶高手，等闲不会轻易内伤，但若真受内伤，必是非同小可，后患无穷。所以谷凝清明知强敌环伺，仍不顾一切，施展男女相修大法，摆出交合之姿，“借”出功力，一方面保持不舍伤势不致恶化，另一方面使不舍可以运用她的真气，应付强敌，只要能逃出去，她会乐意献出肉体，为爱郎疗伤。谷凝清脸上泛起春情荡意、情思难遏的迷人表情，香唇封上不舍的嘴唇。

不舍脸上露出庄严圣洁的表情，尽吸谷凝清由香唇和肉体几个重要接触点过来与他体内绝对相容的先天真气，倏地凌空横移，刹那间越过

覆霜云

围墙，眼看可往远方暗处逃逸，三声断喝响起，三道矛芒，由下而上，直击两人。谷凝清娇躯生出一股奇怪力道，涌向不舍，不舍借势竟凌空倒转过来，变成两人头下脚上。谷凝清秀发瀑布流水般散垂下来，好看至极，然后像灵蛇般卷缠不舍颈项，那情景确是怪异无伦。矛至，不舍的嘴大力一嘬，借来一道真气，右手一抹背后，使之成名的“无双刃”立时来到手中，化作万点精芒，往下洒去，“丁当”之声不绝于耳。

伏击他们的自是日、月、星三煞，三人虽见不舍这一剑凌厉至极，不过欺他一人之力，又凌空不易着力，哪挡得住三人由实地而上，蓄势以赴的三下重击，遂以强对强，誓要把不舍的剑罩护网击破，好让其他人伺机捡拾便宜。岂知三矛撞上剑网时，竟有种软软绵绵，无从发力的感觉，吃惊之下，矛劲立时由刚转柔，希望能像泥鳅般滑进对方剑网内。就在这时，对方剑上骤生出一股刚猛无俦的狂劲，透矛而至。

三煞这时由小惊变大惊，猛吸一口气，沉身往下坠去。狂劲由持矛的双手分流而入，三人尚未及落回地上，忙催动内气迎上。“砰”的一声体内真气相击，不舍借剑传来的狂劲由一股化作千百道阴细气劲，竟随处乱窜，三人魂飞魄散，惶急间不及化解，唯有回气守住通往五脏六腑的各处要脉。三人足沾实地，同时一个踉跄，口喷鲜血，只是一个照面，全受了不轻的内伤。双修大法，确是非同凡响，三人初次遇上这连虎斑也要赞赏不已的两极归一奇异内功，立即当场吃了大亏。

不舍带着谷凝清，借剑矛交击之势，倏地加速，横移开去。两道人影忽地携手由地上蹿高，半途凌空截击，正是精于联结合作的蒙氏双魔。蒙大、蒙二这次左肘扣右肘，旋转了起来，眨眼间连样子都认不出来，只剩下一卷旋风。两人上次受挫于戚长征，全由于轻敌致被戚长征抢了先机，落在下风，若戚长征力战下去，两人必可以惊人韧力和心意相通下的联手妙技，占回上风。可恨戚长征也看出这点，借最强之势时乘机逃走，使两人遗憾当场。所以今天一上来即全力以赴，不让不舍两夫妻占丝毫便宜。由此亦可见武家争战之道，千变万化，战略和眼光可使强者弱，弱者强。当日武库大战，韩柏正是凭狡计逃出里赤媚的魔爪。

同一时间，秃鹰由蚩敌由左旁一棵大树盘旋而下，画出一道美妙的弧线，弯向缠在不舍上身的谷凝清背后，手中连环扣展个笔直，剑般刺去。明眼人只要一看由蚩敌旋飞下扑的路线，即可知此人实是一等一的高手，因为他已把握了自然的天理，借掠下的弧度恰好把攻击之势，增强至最佳的力道和速度。更惊人的是，若依目前的形势发展，当由蚩敌的连环扣追上谷凝清时，恰是蒙大、蒙二两人截击到不舍的同一刹那，于此可见这三